

一天，一天。

華杰
強少麗
陳趙黃



序

一天，一天。

DAY BY DAY

一切都回不来了，我们乘坐的时光列车急速地行驶。我们有缘同坐一车厢。到站了，我们都会各自下车。这些都是我们一路走来的车单收据，沿途的风景退得远远的，而记忆却在行驶中静静地生长：一切都回来了。

——陈强华

在生活上，我们搭上一辆庞大的巴士，以拥挤形态出现，然而一天的情绪下起雨来，我们打起伞，匆匆跑过对面的街头，因为有人在等。

——赵少杰

我踩著脚踏车，与速度感绝缘。追不上前方的巴士，急速的时光列车。一路上缓缓地用双轮经营著我的生活，想要点凉风，就用力地踩著辛勤的轮子；无力地滑翔便把双脚搁在憩园里。

——黄丽菁

07071997 螺旋桨 3-6		12071997 速写簿 28-32	
08071997 浴盆 7-11		13071997 蟋蟀 33-36	
09071997 雷声 12-16		14071997 怀疑者 37-40	
10071997 鸽子 17-21		15071997 熔岩 41-45	
11071997 天梯 23-27		16071997 喷泉 46-51	

07071997



螺旋桨

陈强华

风以纤柔的手
轻抚蓝天的忧愁
这不关我的事
午睡醒来
经过长长的走廊
在宽敞的客厅
只感到茉莉和龙井的茶香
噢，庞大的寂寞
竟是被遗弃
堆置在角落的
螺旋桨

陈强华的一天札记：

加缪在《西绪福斯的神话》中说：「一个能合理地加以解释的世界，不论有多少毛病，总归有个熟悉的世界。可是一旦丰富的幻觉和光明消失了，人便感到自己是个陌生人。他成了一个无法救赎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关于失去的家乡的记忆，同时又缺乏对将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自己的生活分离，演员与舞台布景的分离真正构成了荒诞感。」

今天和卡缪聊了一个下午，卡缪总是不说话，嗯，其实我是自言自语。我总是喜欢这样。

赵少杰

转动转动转动

关于前进，风不断驶来

引擎推动缓慢的犹豫

趾间的踏板横竖

最好在开始相信之前

可在高压的天空

自由飞翔

爱也在

快乐

居中

两旁

适度的

左边

交叉而过

像是久未重逢

远方的梦想

过去并存在著

目标和指南针

一如心里的螺旋桨

转动转动转动

转动转动

在距离与距离之间

就在对方开始怀疑

内容不断增倍

选择良好机身

让自己安坐且

高低上下

空气里

歌唱

甜美的

右边

横越山峰

想念的云朵

和冷却了的熱情

一鼓作气的冲动

指南永恒的北方

转动转动转动

转动不变的转动

赵少杰的一天札记：

一直不敢相信一次的感动要很多多次来偿还，有时痛苦也来捣上一脚，就像面对着荧光幕的文字，想把它列印出来，但因某些我们所不能控制的故障，它印不出来。

墨汁转变为手中原珠笔的蓝墨水。今天从荧光幕上把打好的诗又再次用手抄写出来，最原始地在纸上雕刻，感觉像是现代与古时交媾，而诗是遗孀子。

黄丽菁

一切安置妥当后，我把眼睛放在视窗里，手指慢慢地调整 focus，眼前两个相连的模糊影像缓缓地分开，慢慢地清晰。到了，是一男一女在那。

“OK！”语毕，镜头里出现一片黑白色的板，“Camera！”“我爱你！”，“怎一个爱法？”女的按要求很造作地背对著男的。

「我会让你的生活都充满著爱！」，「我感觉不出来。」他心不在焉。

「我不能没有你！」，「我不觉得我对你很重要。」女的有点紧张。

「我不能没有你，你是我的螺旋桨！」呵，有秒表的确定。

“cut！”我把头从摄影机里探出来，找寻老板儿子的角度。

“OK！”我有点赌气地发出指令，这里暂时是我的权力所在。

“Take 2. Action！”

「没有螺旋桨牌风扇的日子，很苦闷；买风扇请买螺旋桨牌，赞！」

镜头慢慢地从那张有烂牙的嘴移到那把今天当配角的电风扇，螺旋桨一直在转动转动转动转动……被生活磨蚀的引擎一圈一圈地移动……。

黄丽菁的一天札记：

今天去买了瓶肥皂泡沫到工作地点，用小小的泡沫气球填满了整个电脑室。晶莹美丽的泡沫出生后，一瞬间便破灭了。引人注目的那一刹是多么地短暂，想再漂亮下去的机会都没有。唉，我们应该享受长时间的平凡，还是要羡慕如泡沫般的亮丽，即使是短暂？

08071997



浴盆

赵少杰

装载满了我们就要启程

亲爱的
原谅我的过去
和现在
一棵树曾在夜里
提起了根
往大西洋奔去
我们装在浴盆里的孩子

或许我们还不能穿过
潮湿的暗室
戒子太松
手握得太紧
冲过回家的斑马线
和我们补习未归的孩子
我们该是快乐
该是像是敲壁杯子
铃声的大花

炸鸡是给早起的鸟儿
电脑是给网络网络
塞尚的水果盘
和拥挤的苹果
早晨的问候
交叉成亮丽的玻璃
一幅与孩子的出浴图
水珠挂满了发间
笑容溢满了出来

赵少杰

在愈来愈小的浴盆
内容庞大
孩子说怕同学笑
汗斑的脖子
白痢的腋下
随著成长慢慢扩大

他挤出了窗口
飞到遥不可及的远方
亲爱的
该是把门户关上的时候

连接所有褪色的浴盆
我们该启程的火车
你是前排的第二个靠窗
我在你后头
两岸的树林已空鸟已散
该是列队
认真的坐在狭小的浴盆
回去穿木屐的故乡。

赵少杰的一天札记：

过去总是时而近·时而远·能握得到时·未必握得牢·要怪只能怪自己贪心·快乐的时光总不想让它流逝·可能就像强华所说的·如果所有的感情都能细水长流的话·那该多好·

就这样想起流水·在小楼家后的那条河流·在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水声就涌了上来·

黄丽菁

“我一个人跳舞
从清晨到日午
散了舞了吧
再也不想它
就回到完全的黑木”

站在冲凉房里，我让水站在我身上，然后又随着阿敏的歌摆动，让它们滑落到浴盆里。

「蓝色浴盆里的倒影是忧郁的。」我看著脚下的水渍，就浴盆显得忧郁了起来。

「蓝蓝的眼，看到蓝蓝的肚。」他开始对我不同不同了。

「心情就如那舞台。」我又觉得了什么呢？
“水蓝色眼浴
是心碎过的蓝
是失真的幻灭”

他离开我之后，只有阿敏的声音是常陪著我。

「蓝蓝的世界，有著蓝蓝的泪和蓝蓝的浴盆。」他会不会回到我身边呢？想把浴盆里蓝蓝的水全泼洒，把我的影子填满，让他陪著我的蓝忆去流浪，让我的未来定居在一个蓝心的浴盆里。

黄丽菁的一天札记：

Cathy说，加了太多糖的咖啡不温和，喝到最后会很腻很腻。对于朋友之间来说，这话没错。

过了十九个年头，才发觉我伤害了许多人。

「开始对他／她好，就是伤害那个人的开始。」今天我在悲伤之余，对著镜子吐出了这句话。是很不愿意地让这句话从口中溢出来，但我想我也应该试着放过别人，也让自己轻松些吧！

陈强华

在这个世界上我留著
为了做你的浴盆，Dear Blue，
扭开水龙头
让哗啦哗啦的思念覆盖
请赤裸裸地躺进来
进来
我爱你请沉浸在
沉浸在往昔的理想热情吧

热烟从水中升起
为了一虚拟的海洋
悲哀的鱼
在杏仁色的潮水中
遨游
Dear Blue，一切都在远方
现实凶残的上帝住在远方

我们寻找失落的桨
这世界形同浴盆，Dear Blue
当我们的愤懑
逐日变为祥和的阳光
梳理大海稀疏的水草
当泡沫裸露在阳光之下
瞬间是夜晚

陈强华的一天札记：

下班拖著疲惫的身躯回家，总想赤裸裸地卧躺在浴盆里。忽然想到自己很像一尾离水太久的鱼，很想回归水的怀抱。为什麼我不是鱼？如果我一尾会写诗的鱼，我要把诗写在哪儿？或者我们就是不存活的鱼，每天都在生活海洋里遨游。最好不要搞清楚，因为我们什麼也不是：不是鱼，不是浴盆，也不是人，但这又意味著一切。既是鱼，也是浴盆，也是人，还是其他任何东西。

09071997



雷声

黄丽菁

主人很久没有给我丰富的晚餐了，我的肚子开始有点松松垮垮了。

每天我睡觉时，他都会挑起好几个水桶到附近的小河汲水，然后把它倒在黄色的稻米上，最后才会把剩余的水滴倒在我的小槽里。

『啁——啁——！』我发觉主人心情很不好，我很想和他分担一些烦恼。

『鸭子啊，鸭子，不要吵了吧，我等著远方的雷声已经好久了，你不要再把它吓跑了，好吗？』

『啁——啁——！』

『唉，算了，跟你说也是鸭子听雷。』这句话在我耳中炸开了，谁说鸭子不会听雷声的声，只有你们才听不出雷声中央带著的痛楚。我摇摇头，很不屑地离开主人。

这一夜，在水槽里，我听到雷在远方偷偷地号叫，我从洞口钻出来，朝向呼唤的声音踟蹰。

『轰——！啁——啁——！轰——啁——啁——！』我站在黑暗在田野间，等待他的哭泣，好久好久之后，我睡著了，他还是继续在呻吟。

我慢慢地睁开眼睛，我发觉我全身湿漉漉的，听见远方的雷声，我朝著天空，『啁啁啁啁……！』

黄丽菁的一天札记

离开结束执教已有4天了，嗯～在半年内我当过了学生、职员、教师和学生的女儿。我有过发言的权力，也有过保持沉默的压力，自信和自卑也在间中错过。愤怒与喜悦也在这阶段擦肩而过。哎，六个月内吃了一大锅百感交集的什锦汤，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赵少杰

雷声总是在我记忆中响起。

这年在数不清的年代，我困居洞穴多年，忘了该如何选择的念头，就这样子住了下来，黑暗总是包围在残留的光明中。

要翻过身，「又是睡不着吗？」

「是。」我答口，喉咙干涩得很不舒服，像是一口干枯的井，深得看不见底处，要没有把台灯关上，只是把枕头整理了一下，闭头望我。

「真的睡不着吗？明天又是长长的一天，除了上边还有许多跟琐碎的事物，真的闹得我睡时也不安稳。」

「明天得去电讯局打个电话回去，错过了医院接受信号，型电灯，怕没有电作伴，会吃不饱。」

虽然这样一直说下去，明天会怎样，在静寂无人之地站起身来，后边的人就尽情享受，我只不过是小小的例子，而要的代器只不过是同土产式的便可以及武器，这不是一份坏事。

我把头转了另一个方向，忘了想起别的事，当时人们是怎的居所都耐不过，衣食住行，有个差落就麻烦了，要办事到一哩地外去借过一次更难的果是，要会囤积品，凡有100个，这便就有一份生虫以及电子我赠他，我们是第741，那展览得分成四个部份，我们走到了古时使用的武器展览厅，那坑也烧得可以磨破兽皮，而兽皮也只不过是几块石头堆起火堆，木枕又边内，刀子是极尖锐的三角石所成或是最原始没经提炼，磨修过的刀子，而是横形，吃不得，但用它透穿残余的兽皮与毛皮，就想就未经消毒的针筒，把不可相信的细菌进入体内，生长。

眼角眯了眯一眼，她已睡著了，忘了她几时入睡和她所说的内容，最后一句该是在蒙蒙眈眈的情况下说完，她总是那样，持续不了多久。

睡意怎么样也涌不上来，不太敢相信自己，很久没看见蚊子了，记得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曾在床底看见类似蚊子的虫，不大确定是因为课本上的尽是解剖图，而真实的总是好看得多，书上说此类的昆虫以吸食为主，雌性的只吸花蜜，雌性的就常在夜间寻找目

赵少杰

标，吸顿饱，然後满足地离开。然而这一切都已在我们这世界消失了。有害的，对我们人类没有益处的，都被消灭了。

耳鸣。突然耳鸣起来，像是一支作气的示威队伍行列，嗡嗡响个不停。脑子也不清醒了起来。仿佛听到一对庞大的翅膀在耳边舞动著。频率就刚好在人类不太能接受的速度上。开始有昏沉的感觉，但眼睛的反应却正好相反，睁大后竟看不见任何可注视的焦点，除了妻白管的背和脖子外，那声调竟愈来愈大，并像旋涡似的一阵阵荡起了涟漪，可能那是一口被污染的湖。声且浓，底仿佛是不存在的，而所有只不过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代名词。湖。

为什么全想起湖？湖是什麼？我的思考混乱得很，只怪耳鸣。每次由它一来，一切都被牵扯了进去，像是个海槽，海中的龙卷风，生活好像都跟这一些没什麼关系。

睡意可能是跟那家的小孩离家出走了。眼睛是闭上或是睁开著也分不太清楚，好久没好好梦过一场了，想念地球的蓝色大气层以及薄薄的白云。

不知病的病好了吗？

耳鸣也像是习惯了，在火星的地下城里，与妻睡在第49052丁的房间的床上，空气中可能在震荡某些正离子与负离子，所引起的耳鸣，可能是记忆里的蚊子作怪，在我耳边纠缠久久不去，像是一阵阵的闷雷声。

我掉入更深沉的洞穴，像是一个世纪。

赵少杰的一天札记：

那天发生了一场小意外，把手掌与手背都擦伤了。我怕痛，非常怕痛。小小的伤口，外皮因摩擦而露出红红的肌肉，看了，痛的层次更提高了。

涂了黄药水后，像是一幅美丽的水彩画，题目叫《美丽的创伤》，我把它展现在大家面前，分享我的痛苦与他人因应的关怀。

我才发现原来我是多么需要别人给我的爱。

陈强华

沉默
不在空中
在枝头
瞬间
一朵红色鲜花

陈强华的一天札记：

诗不一定要有连贯完整的情节，不一定要有明确的时间和地点，不一定要有开端、高潮、结尾的顺序，意象可以是支离破碎的，诗也不一定要有题目。

但是明确的东西只有一样，那就是明确的感觉。我相信感觉。今天午后，六个多月大的二女儿刚睡醒，看到我走向她，竟发出她生命中的第一句话：「爸爸！」“爸爸”真像是一阵雷声。

10071997



鸽子

赵少杰

然而很累
再也飞不起来
但信与爱
怎么样也要送出去。

赵少杰的一天札记：

看了由Kirk Douglas演的《梵谷传》后，才发现原来在梵谷的世界里向日葵象征友情。当梵谷获知高更将与他同住，他画了不知多少张的向日葵来装饰他为高更布置的房间。高更到达时，梵谷热情地拥抱了他，带他进入那间房间，说：“这是为你而画的。”

在夏天的意大利曾孤单地走过一整大片的向日葵，金黄色布满了整个草原，现在才后悔为什么当天我会感到孤独。

陈强华

梦前去寻找它的眼睛
一双翅膀对鸽子说：
我想属于你
鸽子回答说：
等你成为鸟儿再说
世界从容不迫地转动
星星自由地睡觉
玫瑰花瓣在希望
却不知希望是什么
也许是一条河流
也许是一缕阳光
也许是一团云朵
也许是一个花瓶
眼睛在诚实的梦里
梦在心的深处
心在窗前停驻的鸽子
鸽子将衔接这巨大的幸福
要飞到那里就那里
疲倦后再回笼子

陈强华的一天札记：

每天忙忙碌碌的生活，有时也不知道自己是为谁忙碌！梦在心的深处萌芽，有时只是为了一双会飞的翅膀，想飞到更远的地方，只因为远方总是美好的，美好的也是永远得不到的。啊，让我们飞翔的翅膀，飞回熟悉的笼子吧！

黄丽菁

随手摘下身边营养不良的玫瑰花，凑近鼻子嗅嗅，什么都没有。噢，都跟妈说过了，玫瑰花不适合种植在热带国家的平地，手中的玫瑰确实没有玫瑰的气质，是妈妈的执意夺走了玫瑰的气质吧！

「阿嬷，开门啊！」哼，阿嬷一直忘记我的名字，其实也不只是我，家里许多堂姐妹在阿嬷记忆中的名字都是“阿嬷”。更何况在家里我不是最出色那一位，现在阿嬷她尚记得我是她的孙女应当觉得很满足了。

「阿嬷，我来帮你拿。」阿嬷把手中的东西都交给我了，除了那个笼子。

「这是要来献生的！」她似乎发觉我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手中的笼子。

「献什么生？」

「唉呀，小孩子不要问这样多！去去去，把东西都拿进去，我要准备拜神了！」

进了屋子里后，趁阿嬷上厕所时，我偷偷地撬开盖著笼子的布块。

「唉，好漂亮的鸽子！」笼子装著三只白色的鸽子，不过很奇怪的是它们只是静静地站著，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好像正在无奈地等待某种判决。

「噢，放生，我明白了。」放生？纳闷得很。有人捉鸽子，鸽子就圈在这里，要求平安的人去买鸽子，然后挑个良辰吉日放鸽子。到底其意义何在呢？哎，多麽愚昧。

黄丽菁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无聊的过程中商人得利，阿嫂心安，鸽子可以真正享受到自由的感觉。唉，人生短短几十年，还不是一直在玩这种游戏吗？有谁免得了呢？

黄丽菁的一天札记：

有了工作后，开始很害怕公共假期，一个人窝在家里，走进走出，摇来晃去，碰不到一个边际。

平时放工回家后，在累死之际仍会尽量争取时间看看书，听听歌；今天一整天，时间一直黏着我，但却挤不出一丁点的 mood 来看电视、听歌、看书……就是觉得天气闷闷不热，心情闷闷不乐。

11071997



天梯

赵少杰

雨丝串成线
线搭成梯
攀登不上
只好把它送给
寂寞的天空。

赵少杰的一天札记：

度假回来，收到波兰朋友送来的E M A I L，他说他很紧张，还有5天他就结婚了一晚上又接到朋友从台湾打电话回来，谈了一个小时，如常。

身子很累，因玩了一整天，精神都被耗磨光了，但感动膨胀得太大，脑子还是清醒得久久不能入睡。我想说的是，远距离的感觉是陌生的，近也未必是熟悉，就像面对著棋城的古。我像是游客，不是居民。

黄丽菁

梦见一头臃肿的母牛，
白色乳液从身上滚出来，
冰山上滚下来的雪球，
揉合了树枝，揉合了钉子，
坠落无尽的深渊，
远远传来破碎的心声，
想伸手却又遥不可及，
只好眼巴巴地看著挂在窗外的天梯。

梦见哥哥剪了平头，
矮矮的草原，
站满了追逐足球的男孩，
跳动的火球，
滚进我的血管，
腥红的眼泪哗然滚下，
转动的齿轮，
铸成天梯。

梦见胃里的精灵，
践踏纤弱的灵魂，
飘逸的米幽雾，
旋放怀中的烈酒，
沉醉沉溺沉醉沉沦，
瘫痪在天梯下，
荣誉与卑微，

黄丽菁

吞嚥著笔芯。

黄丽菁的一天札记：

今天礼拜天，终于熬不过寂寞的折磨，一个人勇闯戏院了。坐在黑暗里发觉我并不寂寞，有零食充斥我的嘴巴，有影像安抚我的视觉，有音响轻吻我的听觉……感觉真好！

陈强华

天梯 I

在我们建好的大楼屋顶
架上一座天梯
准备给远方的云停驻
爬下天梯
伺机变成一滴露珠
解冻即将枯乾的盆栽

天梯 I I

火舌发出的噪音
很快地掩盖过来
所有的喷水管都落下来
救火员不再试著爬上天梯
黑色的飞檐静静地突出
高墙无声地向前倾斜
火舌在后面喷射而出
所有的人都站著不动
肩膀耸得高高的
静默等待随时的崩塌

晚些，你可以听见静默的声音

天梯 I I I

他把梦摺叠后
走到浴室
梳洗后
换上清洁的衣服
他把早餐

陈强华

配著报纸的封面吃下
他把鞋穿上
没有和我吻别
不同我说话
手夹著公事包
今天是十周年结婚日
今天竟下起雨来
他不朝我看一眼
爬上天梯
说要关掉漏雨的天窗
而我
真的哭起来

天梯 I V

不羁的云
可以这样飞翔
也可以拒绝飞翔
行动绝对自由
只要不从天梯滑下来
变成一滴泪

陈强华的一天札记 I

托马斯·品钦 (Thomas Pynchon, 1937—) 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作家，曾在小说中提出了“热寂说”，即宇宙中的热能散发完后会冷却下来，整个世界将会冷冻。作者认为人类社会中一切活动也能用“热寂”法则来解释，各种狂热在热量消耗光之后都会冷却，趋向死亡。今天大家都很狂热的写作，我很担心狂热在热量消耗光之后的冷却。在预知的冷却前，我们要 99% 的狂热，剩下的一巴仙也是狂热。

12071997



速写簿

黄丽菁

跌入情海，连写簿浸湿了，每一页沾满爱的点滴，有沙，有泥，中间还夹著小鱼，小虾。

手中握著速写簿，随波逐流，何时会被冲上岸，何时会沉下海底？

坐在沙滩上，把它晒干，情水的结晶掉进火堆中，激起阵阵撩人的火花。

身上风干的衣裳又湿润了起来，泪水慢慢占据一生。

黄丽菁的一天札记：

今天好像比较确定自己什么时候会坐上飞机飞到台湾省去了。开始有点悲，有点害怕了，很快地就要暂时告别家人的溺爱，妈妈煮的晚餐，呼，难过……

陈强华

A .

何时何地
时间并不存在
用一支轻便的笔
把它捕捉
囚禁起来
黑夜消不了的光亮
黎明散不退的黑暗
近就是远
远也是近
什么样的目光和想像
是不能达到的呢
距离只是爬过的蚂蚁
如果还有时间想
是否，应该是这样
或者，曾经是这样
还是，成为别的样子

B .

C 小调悲怆奏鸣曲
啊，午后张望草场
让梦离开睡眠
那么多东西
依靠
一辆红色手推车
阳光轻洒得它晶亮
旁边是一群
无所事事的雀鸟

陈强华

C ·

有关梦境
我们来不及记取
我们利用遗忘
涂写或素描
然后储存起来
忘记

陈强华的一天札记：

这样的书写方式或许很疲惫。每天苦营经营一首诗。生活给予的舒适和轻松。我竟搁置一旁。每个人都这样的出门工作。黄昏回家。有的甚至搞不清楚早晨和黄昏。我们之中或许感受一致。而实质是并不相同。我的笔累倦时，也将丧失对时间的全部感受。趁著笔还健壮时，我要把时间的感觉全部储存在个人的速写图里。即使是模糊还未成形的。

赵少杰

(不能停留的
就让它离去·····)

翻开岁月的速写簿
纸质已黄。

赵少杰的一天札记：

正在聆听著陈明章的《恋恋风尘》的电影原声带，莫名的感动·没看过电影，但一部片子的名字可带给的震撼已够让我们记得了。

恋恋风尘，我们都在风尘里，来来往往的脸孔，有几张是我们认识的，但来不及看清楚，又走远了。我们都迷惑，但总像是宿命，我们不小心拖上了生命中该出现的手，那是一阵强烈的风，向我们吹来，头发散了，提著简单的行囊，在风尘里继续走下去。

(谢谢陈明章和许景淳，希望有一天当你们看到这一段文字时，记载曾有曾被你们的音乐所感动的心。)

13071997



蟋蟀

赵少杰

总在幽静里提醒该醒来的梦。
(踢开被单。)

赵少杰的一天札记：

发觉生活中琐碎的事情太多，好像很多都非去做不可，但静坐下来，其实全都不重要，全只是束缚。

生活责任的束缚；金钱的束缚；未来的束缚；周遭的束缚……

所以现在才明白为何有人常爱用解脱这名词／动词。

但我深知随遇而安和满足的快乐。

黄丽菁

由她吻上蝴蝶的嘴后，他诞生了。

他甩一晃尖细的头，两眼炯炯地注视著身前欣喜著在又带点胆怯的女人，他笑了。

『来，过来。』他伸手，她跟上。

他缓缓地压下修长的身子，靠在她怀中。往事慢慢地走过他的脸。他把她抱得更紧了。．．．．．

吸完她的精髓，抹干嘴边的血渍后，他讶异於本身突变。食草与嗜肉之间的转变只是隔著一层薄薄的纱。

他开始应用自己的天赋，伏在竞技场，凭藉著灵敏的触角，伺机用自己结实的后腿跃上高峰，在高峰让双手的摩擦，发出向天的权威。

他鄙视贵姓王子的沉迷声色，他要潜入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毛孔里。．．．．．

他冲过去，咬断了对方的颈，他又饿了。

黄丽菁的一天札记：

- 啊～！（这是惨叫。）
- 我发觉我在札记里也抬不起头了。
- 怎么我的井开始涨不起泉源了。
- 我的斤两在轻盈中日显其重。
- 啊～！（又是惨叫。）

陈强华

你抓住天空
这是只蟋蟀
把它切成两半
一半是头部
一半是腹部
再一分为二
一块是童年
另一块是永远回不来的
你抓住的
后来又脱手的
并猜测其最后的方向

你抓住天空
好奇的浮力使你
睁大眼睛与翅膀
这是只蟋蟀
这是草地、洞穴、椰叶
这是鲜花、石头、砂砾
这是音乐和梦
你再把它们合为一
一股清新的气味
穿透过栏栅
恢复原来的形状

陈强华的一天札记：

先读一读从学者专家那里读来的文学观念：

西方传统文学理论强调意义的阐释。

现代主义虽然标举反传统，但仍然认为最纯的未变更的绝对意义（它的存在）生来即存在文学艺术品之中。

后现代主义根本否认意义的存在，因而拒绝阐释。

后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文本强调表演和形式，甚于意义和内容；拒绝对语言或其他元素作有意识的选择，因而其作品力避首尾一致的安排，而诉诸感官的直接性。

有时觉得自己在写诗时，强调表演和形式，甚于意义和内容。现代诗一定要强调意义和阐释吗？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你读不懂我的诗没关系，请不要强迫阐释。我的诗拒绝阐释。

14071997



怀疑者

黄丽菁

把你的心过胶
让我一步步看穿你。

黄丽菁的一天札记：

怀疑是一种流行性感冒。病毒每天到处溜达，看看哪个意志过强或过弱的人刚走进冷气房，便立刻从他的鼻飞进去，在一条条的网络筑起王国，吞噬著寄生体的思维直到主人大量输入抗体为止。

Sayonara后，很快地又会另一党羽入侵这个家了。

陈强华

静静地坐著
我想知道關於你
昨晚玫瑰綻放后
在阳光下萎縮低头的样子
我在电话按下一些数字
跟隨著声音的线条游移
蝙蝠图案在屋角浮现
情人在愚人节相拥
天空是凝結的釉
緊緊固定住瓷质的树

静静地坐著
后来我离开马桶
竟泄露所有的心事
浓烈的爱在杯里冒烟
我们紧紧握著
一个沉默的承诺
这场婚姻持续至今
像反覆重播的喜剧
罐装未用完的岁月
远处传来碎裂的声音
今天视觉模糊一些了
你的体温和肤触也变了

静静地坐著
噢，原来风
一直都静静地坐著

陈强华的一天札记：

每天睡觉前，仿佛都听到急速的时间车轮已逼近身后的声音。回头看自己写诗，竟也有廿馀年的时间了。但每次拿起笔来，都感觉自己好像是刚开始一样。我现在是在地球的晌午，太阳的最高处，是年富力强的时刻，但我也有敏锐地感到迟暮的年华和死亡将快速地、秘密地来临。如果还不赶快写作，似乎一切都来不及了。

赵少杰

逻辑	旗帜	排列	加宽
诗	视觉	雨	括号
报纸	广告	大写	十字架
次序	袋子	想像力	桌子
机率	武断	对象	建筑师
诚实	内容	意义	前额
作者	理性	自然	个性
特征	惊叹号	印刷	部份
马利内	表意	语音	精神
自由	看！	涵义	鼻子
眼睛	应用	世界	安排

赵少杰的一天札记：

发现持续的力量需要依靠无穷的耐力来抵抗，因为一旦败坏，很多东西就涌上来了。

看不出很多东西的内质，开始质疑存在的真实意义，有些类似重负的事物，你会骂，会哭，但有份真实感总比机械来得强。人类很懒，也很可悲。（你都是）。

15071997



熔岩

陈强华

对你的眷恋
结成一颗健康的果实
然后爆裂种籽
再深深地扎进
沉睡已久的熔岩
像一只虱子的快活
在绵羊松蓬的绒毛里

陈强华的一天札记

我一边写诗一边思考，一只蚂蚁停步在稿纸上，竟睡着了。我就让它睡在蓝格子里。蚂蚁是不是也喜欢这么甜美的诗呢？

赵少杰

你躲在我心底的最深处
引爆一座火山
浇灌我最坚实的心。

赵少杰的一天札记：

梦里的那扇窗总砸不破，我用椅子、石头，一切在身旁可损毁的东西都抛尽
了。窗子只有裂痕。

憋闷挤满了胸口，那饱和的感觉快要爆炸，但却很想哭，我理智了这么久，
就这样让自己毁了么？在梦里的最后是剩下懊悔。

醒来时，泪还在。

黄丽菁

让我的笔流出炽热的熔岩
燃烧贫瘠的土壤：
记忆驻留之病毒
无限的想像力
圣母玛利亚是处女
我是睡火山
情不自禁颤抖起来
生育子女以补赏
吹奏无理的战歌
总是看它无言以对
老妹说它隆过乳
包括母爱、艺术和传统
野兽主义和后印象的自然主义
毛细孔粗得可以当蚂蚁的身体
有什么好看
痛苦之际
洗澡洗得不是很顺利
音节、韵、诗乱了阵脚
潜意识中失去母爱的恐龙
内容其实很简单
认确是无能
多馀之物
讲话每次都口吃
拜托，不要问原因
抽象艺术代表自由意义的极度延扩
不能自拔地爱上被蛇牙咬啃的快感
愉快需要有拓荒精神的处女地

黄丽菁

在黑暗中我会胡思乱想
睡不着

(感谢强华、少杰、宝玉和
丽丽的技术指导！)

黄丽菁的一天札记：

其实想维持地下情的神秘感并不容易。咱们（扮专家了吗？）需要用很大的毅力才能阻止自己把恋爱的喜悦告诉别人。万一感情触礁了，又得费神编出完美的藉口来解释自己的沮丧。唉，不简单啊！有机会的话，就得赶快让恋情曝光吧！爱情始终需要一个安定的家。

16071997



喷泉

黄丽菁

哦，每次飞上高空，总希望这世界会变得更美好，但总都很失望地回到地底下。每天每天准时地让自己看到失望，让别人看到希望。烦透了，……

（美国旧金山区的老忠实喷泉是世界上最早的定时喷水泉，每 66 分钟喷发一次，每一次喷发历时 4 分钟，但最近因缺的时 间已逐渐缩短。）

黄丽菁的一天札记

「我们偶尔都会有「误入尘网中」或「好比笼中鸟」的感叹。终日忙碌，自以为生活充实美满，但低潮一来，会突然希望自己是一艘洋蔥，脱一层层脱开身旁的人事，到处寻找身体和心灵的解放。」这话是台湾作家王文华说的。

每个人都有当洋蔥的欲望，尤其是当学业、事业、爱情或婚姻触礁时，总是想要出外走走或散散心什么的。

为了以防万一，不如现在好好规划一下，失意的时候，要往哪钻，还是决定实行说：「来呀，我就在这儿，你兵来我挡，你水来我土淹。」否则的话，当别人问你：「你哪根葱啊？」，请答：「oh, no! 我不是用“根”算的，我是用“葱”算的洋蔥，我是很阿Q的囉！」

陈强华

我的欲望
是不能停止的喷泉
我长久地压抑
在最黑暗的地方
精神已成为
黑色漩涡
漩涡
扩展它的力量
太阳与月亮散发诱惑
心中的暗流纠缠不清
隐秘无边无际
勇气激发于胆量
胆量诞生于沮丧
死去的是水
活著的也是水
要么
就放弃
要么
就占领
这样的预感主宰
现在将透过惊悚
我要淹没四周的虚无
我要用简洁明澈的水
抵挡倾斜的黑暗
表达丰富的生活的辽阔
用力挤压
噩梦
进射
回忆

陈强华

陪落

陈强华的一天札记。

一首诗就是一次生命的体验，我总是这么认为。

往昔诗歌那种英雄式传奇冒险，史诗般的人生阅历、流血斗争，令我们不属一瞥。

现在诗歌已经到达那片隐藏在普通人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底下个人心灵的大海。我们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生命体验，哪怕它是压抑的、卑俗的甚至是变态的。

赵少杰

可能的话
就抽一根烟吧。
电视的女人可能是女人
春光是在午泄的
我赞成
一首好诗只会讨好
虚伪的诗人
讨厌倚老卖老的
所谓老人
骨子里找不到象牙
可能的话
咒死他们好了。（不需要诗）

评论令人困
茶令胃不舒服
或许只有让流言蜚语
中伤才好
我可爱的咖啡
请陪我
一起看看狗嘴的人们
他们说这不是一首诗
诗，真的那么重要吗
可以的话
也让他们去死好了。

赵少杰

该爱的人都去哪里
都随过去离席了吗？
怀念的情
都忘记了。

忘记了。

忘记了。

忘记了。

（音乐渐渐离去）

忘记了。

死了就算了。

我的喷泉只剩广场
和一首诗。

赵少杰的一天札记

慧慈人。

一天一天 51

陈强华後记

前所未有的充实

其实是蛮喜欢这样的日子。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昨夜写好的作品抛出来，然后很谦虚地说：「其实写得并不好，你们读了再给我意见。」

从1997年的7月开始，是我前所未有最充实的日子。我们三人同处一个办公室，为了纪念即将的离别，我们决定出版一本文集。我先拟出十个题目。我们决定完成这系列作品的日期后，大家都像做功课般的心情，每天忙着构思，期望写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作品。完成作品后，我们还把当天的心情以札记方式记录下来。

能和自己学生共写一本书，是很有意思的。1997年7月是我的诗的回月。我们窝在文学的怀抱里，有人喝茶，有人喝咖啡，或快乐，或烦恼，或什么都不是，生活里可以有诗，一天又一天，我们就这样完成《一天，一天，……》。

赵少杰 後记

一生一次机会

喝一口咖啡。

我想不让自己在焦躁不安的情绪下写完这一篇结束，因为美好的东西总是好聚好散。

不想重复强华说过的，但一切对我来说，可能一生中就只有这样一次机会，三个人写一本书，共同的一本，所以，那一刻感觉可能就这样流传，咖啡已在喉间。

很怕安排好的秩序被他人声扰乱吧，有时是时间，在面对时间时，有种强大的无力感，我只能软弱地屈服。

一天，一天，也就是代表时间，代表现在，过去与未来，很多人不懂得满足，在過去想著现在，瞳孔里却想著到未来，因此目前的一刻总是在空虚失措度过。

谢谢身旁的那两位，希望幸福快乐。

黄丽菁後记

写完了阳光普照

- Yeah！没事了！ Yeah！
- 没事了！ Yeah！ 喔 Yeah！
- 写不出，乌云满天飞；写完了，阳光普照！
- 每天都是强烈对比的一天+兴奋&沮丧+安稳与不安；
- 刺激和平淡；和协配趣怪：．．．．．
- 我觉得自己还很浅啦，不过继续努力，okay？！
- 凌晨时分：起身起身，写稿写稿！
- 深夜里：操作操作，搞稿搞稿！
- 一天又一天。一天，一天。
- 完了完了，完了啦。
- 谢谢谢谢，谢谢啦！

陈强华，1960年出生。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育系毕业，现为大山脚日新独中华文老师。

赵少杰，1976年出生。日新独中南美班毕业。现留学意大利佛罗伦斯市立美术学院，纯美术系。

黄丽菁，1978年出生。日新独中文新班毕业。现留学台湾辅仁大学影像传播系。



一天，一天。

作者：陈强华、赵少杰、黄丽蓉

制作概念：陈强华

视觉总监：赵少杰

电脑打字：黄丽蓉、谢宜亿

印刷者：一天出版社

58, Persiaran Janggus
Taman Bakti,
14000 Bukit Mertajam,
Penang, Malaysia.

著作完成日期：31-7-97

初版出版日期：1-8-97

限量发行300本

编号：298



一天结束了，
一天又开始。

诗合集

一天，一天。

陈强华

赵少杰

黄丽菁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0 年 9 月 24 日